

美国历届总统夫人传

[美]阿登·戴维斯·梅利克 著

严恒元 梁丽英 译

董伟康 校

解放军出版社

美国历届总统夫人传

[美]阿登·戴维斯·梅利克 著

严恒元 梁丽英 译

董伟康 校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6.625 印张 146 千字

1988 年 12 月第 1 版 198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7-5065-0711-0/K·65

定 价:2.75 元

译者的话

你对美国的历史了解吗？如果不十分了解，那么请你翻一翻这本小册子。它虽然记载的是美国 41 位历届总统夫人的小传，但从她们身上也可以看出美国当年的历史轨迹和时代色彩。总统夫人也并不都是人们想象中的那样荣华富贵和奢侈挥霍。在她们的脚下，虽然也有一步登天的荣耀，但更多的是泥泞、是废墟，看一看她们的脚印，才会理解美国富强的来由。

由于译者的水平，难免有失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1	玛莎·华盛顿	(1)
2	艾比盖尔·亚当斯	(9)
3	玛莎·杰斐逊	(20)
4	多莉·麦迪逊	(23)
5	伊丽莎白·门罗	(34)
6	路易莎·亚当斯	(40)
7	雷切尔·杰克逊	(45)
8	汉纳·范布伦	(48)
9	安娜·哈里逊	(51)
10	莱蒂希亚·泰勒	(54)
11	朱莉娅·泰勒	(57)
12	萨拉·波尔克	(61)
13	玛格丽特·泰洛	(66)
14	艾比盖尔·菲尔莫尔	(69)
15	简·皮尔斯	(72)
16	玛丽·林肯	(75)
17	伊丽莎·约翰逊	(83)
18	朱莉亚·格兰特	(86)
19	露西·海斯	(91)
20	露克莱希娅·伽菲尔德	(96)
21	埃伦·亚瑟	(99)

22	弗朗西丝·克利夫兰·····	(102)
23	卡罗琳·哈里逊·····	(107)
24	伊达·麦金莱·····	(112)
25	艾丽丝·罗斯福·····	(115)
26	伊迪丝·罗斯福·····	(118)
27	海伦·塔夫脱·····	(123)
28	埃伦·威尔逊·····	(128)
29	伊迪斯·威尔逊·····	(131)
30	弗洛伦斯·哈定·····	(138)
31	格雷斯·柯立芝·····	(143)
32	卢·胡佛·····	(148)
33	安娜·埃利诺·罗斯福·····	(153)
34	伊丽莎白·贝丝·杜鲁门·····	(162)
35	玛丽·艾森豪威尔·····	(167)
36	杰奎琳·肯尼迪·····	(174)
37	克劳迪娅·约翰逊·····	(180)
38	西马尔·尼克松·····	(185)
39	贝蒂·福特·····	(190)
40	罗莎琳·卡特·····	(195)
41	南希·里根·····	(199)

附录：美国历届总统夫人一览表·····	(204)
---------------------	-------

玛莎·华盛顿



将军夫人

1789年4月，乔治·华盛顿当选为首届美国总统，消息传到维尔农山，并没有带来多少欢乐的气氛。玛莎那双圆圆的褐色眼睛里愁云密布，因为这

又一次预示着乔治不仅是属于她一个人的，而且也是属于他的国家的。独立战争的结束给美国带来了和平，但乔治和玛莎·华盛顿却没有因此而过上安宁的生活。他们既不想哗众取宠，也不希望公众为自己歌功颂德，而是以近乎于禁欲主义的决心去尽职尽责。出任总统的荣誉对玛莎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因为这将意味着她的“失去岁月”的开始。

在举行总统就职典礼的这一天，纽约市举行了隆重仪式，热烈欢迎新任总统上任，但是，玛莎·华盛顿却没有出席仪式。为了使自己“最亲爱的帕齐”能逐渐适应这种出

露面的社交活动，乔治要求把位于哈得孙河岸的政府所在地“布置好”，然后去接玛莎来住。玛莎在维尔农山悄悄地等着，认真考虑着自己作为美国总统夫人应该如何发挥新的作用。这个新建立的国家虽说是统一起来了，但这种统一的基础却十分脆弱，稍有不慎就会遭到破坏。玛莎深知，在当时的美国，有一部分人反对支持英国方面，另一部分人则希望有一个正规的国家元首，然而，要想使这两部分人都满意并非一桩容易的事。

人们对华盛顿夫人的评价的确很高。尽管玛莎也许私下曾后悔失去了少女时代的那种匀称窈窕的体形，而以一种腰圆体胖的老妪的形象出现在公众眼前，但人们却很羡慕她。她虽然已快 60 岁了，但却风韵犹在，从白皙的肤色到纤巧的牙齿都不减当年的魅力。她那满头的白发散发出阵阵幽香，梳理的发型显得高雅而又时髦，有时候还戴上一顶缝有缎带的小帽。副总统夫人艾比盖尔·亚当斯十分钦佩华盛顿夫人，称她的衣着打扮“简朴而又雅致”，“言行举止端庄而又谦恭”。

乔治制定了“生活计划”，并希望大家都能够接受。按照这一计划，他们每周星期二下午举行总统招待会，星期四举行晚宴，星期五举行一般招待会。在这些聚会上，玛莎成了主人，乔治反倒成了客人。玛莎认为，作为社交场所，纽约远不及威廉斯堡和费城。为了以身作则，玛莎和乔治对自己的言行举止作了一些规定，可是不久，她又觉得因此而受到了限制。玛莎坦率地承认，她感到自己“更象一名国家囚犯”，并称“我受到了一些限制，但又无法超越这些限制。有些事我想干又不能干，实在令人难受，因此，就只好少出家门为妙了。”

在纽约，艾比盖尔·亚当斯成了玛莎的好朋友，这是玛莎到纽约的一大意外收获，要不然，她会感到更加枯燥寂寞。玛莎认为艾比盖尔在文化修养方面比自己强，因此担心她们之间的交往也许不会使艾比盖尔感到满足和快乐。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她们发现彼此有许多共同点，两人相伴相陪，度过了许多欢快的时光。

玛莎清楚地看到，人们大都很敬畏（如果不是尊重的话）她的丈夫。她同样也知道，乔治真正的性格、才干和缺点早已被罩上了一层传奇的色彩。可以说，知乔治最深者莫过于玛莎了，但有一点她也许没有认识到，这就是她自己的历史地位受到了人们浪漫化的描述和贬低。

许多人推测，玛莎在第一任丈夫丹尼尔·帕克·卡斯蒂斯死后成了很有钱的寡妇，27岁时又改嫁给乔治·华盛顿，他们之间的婚姻只不过是一种随随便便的结合。然而，这种推测是否站得住脚，他们婚后40年的共同生活是最好的见证。在乔治结婚以前，人们就谣传说，他的心早已属于萨利·费尔法克斯——乔治·华盛顿的好朋友乔治·威廉·费尔法克斯的妻子。玛莎认为对这种流言蜚语不屑一顾。萨利的确是一位情趣横溢、讨人喜欢的女人，但却深深地爱着自己的丈夫。萨利夫妇的贝尔弗庄园几乎成了乔治青年时代的第二家乡，乔治常说，他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光。对于乔治和萨利的这段风流韵事，玛莎觉得为此产生嫉妒是毫无道理的。事实上，乔治和玛莎是在一位朋支家偶然相识的。几个月后，他们就相处得水乳交融了。他们订婚后不久，乔治就最后一次出征去打法国人，他写信给玛莎说：

我借此机会给你写上几句，现在我不能没有你。自从订婚以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你，我们两个人已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玛莎和乔治的确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1759年1月6日，玛莎·丹德里奇·卡斯蒂斯同乔治·华盛顿结婚了，婚礼十分隆重。乔治身材魁梧，玛莎个头不高，刚好到他的胸部，乔治很喜欢她这娇小的身材，按她身高英尺数称她为“小小双五”。乔治觉得，就凭玛莎的能力，担任维尔农山的女主人是绰绰有余的。她不仅带来了土地的财富，而且还是一位相当能干的家庭主妇。她亲自教奴隶纺纱，同样还把自己绝妙的烹饪方法传授给他们。当时简单而又独特的针线活在妇女中十分流行，成了妇女必须学会的一门手艺。玛莎心灵手巧，做针线活是她的拿手好戏。她种植的草药和配制的略带辣味的洋葱糖蜜止咳糖浆，被视为治病的良药。在乔治的精心经营和玛莎的大力协助下，他们的庄园变得日趋兴旺起来。

然而，玛莎·丹德里奇受到的家教毕竟是如何当好一位弗吉尼亚乡绅的妻子，所以她的文化知识是有限的，但即使是这样，在当时弗吉尼亚这个上流社会中，她在年轻的妇女中来说还是被认为鹤立鸡群高出一头的。她能歌善舞，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在操理家务方面也是一把好手。玛莎17岁时同30岁出头的丹尼尔·帕克·卡斯蒂斯上校结婚。婚后他们安家于丹尼尔在巴孟基河岸的庄园。他们共生了四个子女，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可是不幸的是有两个孩子出生后不久就死于襁褓。接着丹尼尔也突然离开人世，留下了玛莎和一儿一女。25岁的玛莎仍具有年轻姑

娘的风韵魅力，看上去不象是一位已婚的妇女。

在丹尼尔的丧期结束后，自然招来了一些求婚者，来自维尔农山的乔治·华盛顿就是其中之一。他击败了所有对手，不但娶了玛莎，还收养了她的两个孩子。乔治把他们母子三人看作是自己的唯一家人。女儿帕齐还没有成人就夭折了，接着年轻的杰基也病故了。乔治为失去这两个孩子悲伤万分，其程度不亚于玛莎。他们结婚后没有生育，为此感到非常失望，从而对亲戚的孩子关怀备至，最终他们只好收养了杰基的子女。多年中，侄儿侄女和孤儿孙女成了他们家中的常客。每当孩子们在身边时，乔治和玛莎感到自己年轻了许多。

随着时间的推移，玛莎想同丈夫一起在维尔农山安安稳稳地过日子的愿望就很难实现。在这块灾难深重的殖民地土地上，个人的不幸算不了什么。在威廉斯堡议会中以及在全国发生的一切情况都清楚地表明：同英国的战争迫在眉睫。当局征收印花税、茶税，波士顿发生了触目惊心的暴力事件，这一切使局势日趋紧张。玛莎知道，雷利旅馆的阿波罗房间不再是社交集会的场所，而成了会议中心。她还清楚地发现，每当采取重大行动时，乔治往往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玛莎按照乔治的意图到费城的大陆会议上去工作，但却不愿意让乔治出任大陆军队的总司令。乔治写信把他接受任命的消息告诉了妻子，信中写道：

倘若我真能当上七七四十九年的总司令^①，

^① 英法曾在美洲殖民地进行过七年战争，美国也卷入了这场战争。
(译者注)

那么我在家里同你呆上一个月也许会比我将来长期在外四处奔波要幸福得多。

在以后分居的八年中，每年春天，乔治的部队就拔营出征去打敌人；冬天来了，部队则安营扎寨，乔治和玛莎又能夫妻团圆。玛莎象其他一些弗吉尼亚妇女那样，率先放弃了饮茶的习惯，改喝自己并不喜欢的咖啡；做衣服时不是去买花哨的洋布，而是用粗陋的土布。显而易见，她是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以各种方式支持爱国主义事业。她的目标简单明确，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她什么都不怕。只要有可能，玛莎愿随时随地陪伴着乔治，这对丈夫和将士们也是一种安慰和鼓励。

当乔治派人从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回家接她时，玛莎非常高兴，迫不及待地乘马车前往，车上装满了维尔农山的食品、棉纱、针线和布匹等用品。作为总司令，乔治对玛莎的旅程作了精心周密的安排，玛莎唯一要做的就是决定带什么东西去军营。

军营生活使玛莎终于能有机会为支持爱国主义事业尽自己的一份义务。她把军官夫人和当地妇女组织起来，成立了缝纫小组，负责为将士们缝制军服。在战地医院，她帮助照料伤病员，并把自己带去的食品送给他们享用。当缺少工作人员时，玛莎又担当起秘书的角色。她帮助抄写一些命令和公文，常常对自己并不雅观的书法笑着表示歉意。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深得乔治的信赖。有小部分人暗地里说乔治的坏话，玛莎对此充耳不闻，声称她一无所知，从而使那些散布流言蜚语者无机可乘。

在那战争的岁月中，玛莎每到冬天就去军营同乔治团

聚。她曾急匆匆地赶到新泽西的莫里斯城，发现丈夫病重卧床。在阿若特旅馆，她亲自照料乔治的生活，在她的精心护理下，乔治较快地恢复了健康。

玛莎有高超的骑马本领，因此，总喜欢和乔治一起骑马穿过泽西山，一次又一次地观看在河对岸纽约住的英国人。乔治是一位严肃庄重的总司令，是玛莎给她带来了欢快和乐趣。格林将军称“华盛顿夫人深深地爱着(乔治)将军，将军也非常喜欢她，他们在一起过得很愉快。”

在福吉谷，这种欢快气氛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玛莎看到冻僵的士兵，心酸得泣不成声，同时又要安慰乔治别过分忧伤。此时的玛莎已是一位中年妇女，倘若住在阳光充足的维尔农山庄园，肯定会比到这寒冷的福吉谷、杰基霍洛或纽堡生活舒服得多。

她分享了胜利的喜悦，然而就在约克敦之战胜利后，她也遭到了不幸：儿子去世。杰基不能象妈妈那样适应军营生活，但又坚持要亲眼看到康华理投降，结果患上了军营疾病而死去。

战争的结束只能意味着乔治夫妇回维尔农山居住的机会更少了，因为乔治必须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巩固这个刚刚诞生的国家。玛莎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丈夫在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她象以往那样留神观察着，期待着，看看人们到底想叫乔治干什么。玛莎深知，不管人们提出什么要求，乔治肯定会尽力而为。

玛莎本人同样也是尽自己的努力去满足人们的要求。她作为总统夫人，为后人树了一个尽善尽美的榜样，为这个新成立的民主国家争得了荣誉。在美国首都迁址费城后，她这位总统夫人就显得更加悠闲自在了。罗伯特·莫里斯

将市场街大楼交给总统夫妇使用，这里比起纽约的住房条件要舒适得多了。费城的社交界同样也十分活跃。玛莎也只好入乡随俗，将星期五的招待会由从前的晚上九点结束延长到十点。她甚至还担当起红娘的角色，说合美丽动人的贵格会教徒多利·托德寡妇同长期单身的詹姆斯·麦迪逊结婚。

华盛顿终于发表了经过反复修改的告别演说，告老还乡，这使玛莎感到欣慰。另一位新任总统将首先住进位于波托马克河岸的新首府，玛莎并不为此感到惋惜。乔治告退，人们挥泪相别。约翰·亚当斯接任总统，前途变幻莫测。玛莎对此虽深表同情，但并不后悔。

维尔农山在期待着他们，召唤着他们，他们最终又回到这里生活。乔治把自己看作是“农夫”华盛顿，玛莎也为自己又成为“传统的弗吉尼亚管家”而高兴。然而，他们在维尔农山的幸福生活只持续了两年。1799年12月，乔治去世，玛莎的精神也因此而垮了。她封闭了乔治同她在一起度过了40个春秋的蓝白相间的卧室，自己一个人住进了阁楼。玛莎死于1802年，死前小心翼翼地烧毁了几乎所有乔治给她的信件。她与美国人一道分享了乔治给予的一切，而这一切就到此为止。

艾比盖尔·亚当斯



自由的第一夫人

1796 年的总统竞选进行得相当激烈，艾比盖尔·亚当斯在马萨诸塞州昆西的家中等待着选举揭晓。亚当斯最终当选为美国总统，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祖国。然而，艾比盖尔并没有因自己的丈夫当选而沾沾自喜，她当时的感想从给亚当斯的信中可见一二：

此时此刻，我并不因此而感到自豪，或高人一等，反却产生了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感，人民相信你，寄予你重托。你的艾比盖尔·亚当斯时时刻刻都将祝愿你为祖国获得公正平等，使人民感到满意而尽心尽力。

1764年，约翰·亚当斯与艾比盖尔结婚时，她还是一位身材修长、满头栗色头发的姑娘。33年以后，她已变得判若两人，成为一位深受人们尊敬、打扮入时的主妇，并且当上了总统夫人。艾比盖尔的父亲威廉·史密斯是一位教区牧师，同夫人一起住在马萨诸塞州的韦默思。他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会能这样荣华富贵。老俩口开始并不赞同女儿同亚当斯的婚事，但最终还是尊重了女儿的意见。不可否认，亚当斯勤奋好学，对艾比盖尔一片深情。但是亚当斯是一位律师，而当时在人们眼里，从事律师事务并不是一种高尚的职业，因此，史密斯更希望挑选一位牧师做自己的女婿。

艾比盖尔深深地爱着亚当斯，3年的恋爱进一步加深了彼此间的感情。亚当斯不善于谄媚讨好，也不会海阔天空地闲聊，然而同聪明的史密斯小姐在一起，他却感到毫无拘束，非常自在。他俩有着共同的爱好——博览群书。艾比盖尔小时候由于身体虚弱，未能够进学校读书，而是在家中接受父亲的家教。在父亲的熏陶下，她养成了学而不厌的好习惯。同样，她对政治时事也很着迷，这主要是受了祖父昆西的影响。作为马萨诸塞州的众议院议长，昆西常常在家招待本州的一些头面人物，大家坐在一起长时间地讨论国内外大事，从而引起了艾比盖尔的兴趣。随着同亚当斯的频频接触，她又进一步了解到英国与殖民地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两人花了大量的时间来探讨消除这些分歧的方法，他们当时提出的许多设想都在以后建立新国家的过程中得以实现。

婚后，亚当斯和艾比盖尔一起住在布伦特里（后称为昆西）的盐箱形楼房里。亚当斯从事律师事务的收入微薄，田

园的收入也很有限，艾比盖尔不得不处处精打细算，量入为出地过日子。亚当斯发现，妻子是一位勤俭持家的能手，因此，很快就把家庭的财政大权全部交由她掌管。后来，亚当斯为国在外奔波，艾比盖尔在家精心经营，使家庭的经济状况有了改善。

艾比盖尔和丈夫有着共同的政治理想，这种思想经受了长时间的考验。他们结婚一年后，亚当斯帮助领导了一场抵制《印花税法》的运动。这场运动进行得十分成功，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反对英国实施《印花税法》。英国人采取了报复行动，关闭了所有的法庭，许多律师事务所也随之关门，亚当斯失业了。尽管家庭收入锐减，但艾比盖尔却没有任何怨言。相反，她却鼓励亚当斯继续从事他们原先选定的事业。

1768年，艾比盖尔带着3岁的女儿艾比盖尔（别名叫纳比）和1岁的儿子约翰·昆西迁往波士顿。法庭重新开庭，亚当斯的律师事务所门庭若市，生意十分兴隆，爱国事业也有了相当大的发展。波士顿也很快成为反抗殖民地统治的策源地。他们一家住在布拉特尔广场附近，艾比盖尔在家里亲眼目睹了第一批可恨的英国兵冲进城，随后就听到了“波士顿大屠杀”的枪声。亚当斯反对英国统治的决心变得日趋坚定，艾比盖尔对亚当斯他们所要采取的行动也一清二楚。她发现丈夫正在制定计划，准备限制英国向波士顿倾销茶叶的数量。她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茶叶这种毒草正在源源不断地运来，我想人们正在行动起来有效地反对倾销茶叶……每当我想起由此而产生的后果时，总有点不寒而栗。”

反倾销茶叶的影响要比她预料的深远得多。英国人对

反倾销茶叶大为不满，他们关闭了繁忙的波士顿港口，并且把马萨诸塞州殖民政府迁到塞勒姆。但是，令托利党同情者吃惊的是，国王所采取的这些行动不但没有平息事端，反而更加激起了人们的不满。许多殖民地更加团结一致，向深受灾难的马萨诸塞州伸出了援助的双手，对这个地区提供食品和资金，同时还正式宣布在其他方面也给予支持。在弗吉尼亚的威廉斯堡，愤怒的总督解散了议会，然而有关议员后来仍在罗利旅馆聚合，提议每年召开全体殖民地会议。到1774年9月，在费城召开第一次大陆会议的工作已准备就绪。

艾比盖尔又搬回布伦特里去住。亚当斯当选为大陆会议的代表，艾比盖尔为此深感自豪，但却又为同丈夫分别而感到遗憾。她显然是把反对殖民统治的事业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她在给丈夫的信中写道：“变化莫测的现实同美好的愿望之间总是有很大差距的。任何一个国家，一旦受到外来侵略，它还能在不流血的情况下保持自己的自由吗？……我迫切希望你能采取行动。”

果然不出所料，1775年4月的一天清晨，有人骑着马向人们转告了列克星敦格林发生战事的消息。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的事态发展激怒了各个殖民地。亚当斯本人对这种暴力行为深表遗憾，不过还是坚持筹备召开第二次大陆会议，以期最终能说服代表们相信：他们必须宣布独立，除此之外，别无他策。艾比盖尔仍留在家里，尽自己的一切努力去帮助那些在马萨诸塞州浴血奋战的将士们。她救死扶伤，为那些从自己家园通过的民兵烧菜做饭。她家仓库里住满了疲倦不堪的士兵，地方不够，她只好在厨房和亚当斯的律师事务所铺上席子，让士兵们休息。她同样还得照顾